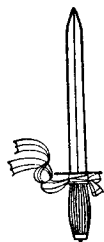




上海小刀会起义

方 詩 銘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上海小刀会起义

方 詩 銘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小刀会起义

方詩銘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1/2 字数59,000

1965年1月第1版 196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統一书号：11074·352 定价：(八)0.30元

封面設計：冒怀苏

統一書號：11074·352

定 价：0.3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时代背景	1
一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上海	1
二 “江南必反于漕”	9
三 在外国侵略者及清朝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掠夺下， 上海棉纺织业和航运业遭受到严重的打击	14
第二章 上海小刀会的组成和起义的前奏	20
一 上海小刀会的源流及其组成	20
二 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前奏	25
第三章 上海人民在小刀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	34
一 上海小刀会起义	34
二 胜利攻克宝山、南汇、川沙和青浦	41
三 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宁波、苏州人民的响应	43
四 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45
第四章 上海小刀会起义军从嘉定、南汇等地撤退和 嘉定农民继续坚持战斗	49

一	太仓之战·····	49
二	上海小刀会起义軍从嘉定和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等地撤退·····	51
三	嘉定农民在继续战斗中·····	54
第五章	上海小刀会起义軍的英勇战斗·····	59
一	上海小刀会指斥美国侵略者干涉起义·····	59
二	上海小刀会起义軍在战斗中取得了輝煌的胜利·····	62
三	上海小刀会革命政权的政策和措施·····	69
第六章	英、美、法侵略者从伪装“中立”到撕下“中立”伪装·····	75
一	英、美、法侵略者伪装“中立”·····	75
二	英、美、法侵略者撕下了“中立”伪装·····	83
第七章	上海小刀会从县城撤退并继续坚持战斗·····	95
一	上海小刀会从县城撤退·····	95
二	上海小刀会继续坚持战斗·····	100
第八章	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历史意义·····	104

第一章

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时代背景

一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上海

上海，这个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河网密布，交通便利，从元朝以来，就是全国最为活跃的商业城市之一。因此，早在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侵略者就阴谋策划把这个繁荣的城市置于它的魔爪控制之下，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1832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派遣职员林德赛（化名为胡夏米）和受其雇佣的“中国通”、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乘“阿美士德”号商船，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时，就特地在上海停泊了十八天，并作出在开拓英国殖民势力方面，这个城市的重要性仅次于广州的结论。^①

1840年，英国侵略者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以

^① 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页110，三联书店版。

清朝封建政府的屈膝投降而宣告結束。1842年8月，清朝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可耻的“南京条约”，条约中有所謂“五口通商”的规定，上海即被列为五口之一。从此，外国侵略者的魔爪就开始伸入上海，攫得了这个垂涎已久的侵略基地。

从“南京条约”签订的次年，英国第一任領事巴富尔踏上这个城市的土地起，上海就被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成为外国侵略者为非作歹、横行无忌的“冒险家的乐园”。由于1843年清朝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继续签订的“虎門条约”中，有英国人可以在各个通商口岸租賃土地、建造房屋的条文，巴富尔以此为借口，并曲解条文原意为占用“居留地”，与清朝地方政府进行談判。1845年11月，清朝苏松太道宮慕久公布“上海地皮章程”，英国侵略者即霸占了洋涇浜以北、李家场以南的一大片土地。第二年，英国侵略者又擅自将西面界址扩充到界路。因此，这个面积約为八百三十亩的“居留地”，东到黄浦江，南濱洋涇浜（今延安东路），西至界路（今河南路），北界李家场（今北京东路），就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所霸占到的第一个“租界”，后来叫做“英租界”。

继英国之后，法国侵略者也在上海霸占了大片土地，建立了所謂“法租界”。“法租界”在上海县城北門外城河与“英租界”南界洋涇浜之間，面积达九百八十六亩。

当英、法侵略者先后在上海霸占土地建立“租界”的时

候，美国侵略者也进行了同样的勾当。从1848年开始，在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会督文惠廉的指使下，“传教士”就紛紛在苏州河以北用极其低廉的价格私自买进了大量土地；这一大片称为“虹口”的辽阔地区，即全部为美国侵略者所霸占。1863年，清朝上海地方政府在既成事实面前，被迫承认虹口是“美租界”。“美租界”面积最大，約为七千八百五十多亩。

英、法、美侵略者在上海建立“租界”，是有着深謀远虑的侵略意图的。因为三国“租界”的位置，都是在上海县城附近，紧靠着黄浦江，而英、美两国“租界”又都以苏州河为界，法、英两国“租界”更分踞在洋涇浜的南北两侧（洋涇浜是一条河浜，后来方填沒成为现在的延安路）。这里水陆交通都很方便，而地理位置又极其重要，控制了这片地区，就可以全部控制上海。更重要的，外国侵略者以“租界”为基地，进一步实行了一套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以外的統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并通过“租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直接或間接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統治。

英、美、法的“租界”刚刚建立起来，許多“冒险家”就象潮水一样涌向他們的“乐园”。这里有贩卖毒品的鴉片販子，专干大规模走私勾当的商人，以传布基督教为幌子、毒化中国人民思想意識的“传教士”，以及流氓、騙子、恶汉、綁匪和杀人犯，等等。

在外国侵略者控制下的上海，成为鴉片販子推銷毒品的最大的市场。早在 1848 年，从上海吳淞口到广州近海，外国侵略者的三十五艘号称“浮动堡垒”的鴉片躉船，其中十二艘即停泊在上海。到了次年，上海一地所进口的鴉片，更几乎占到外国侵略者販运来华的全部鴉片总额的一半。^①在这巨额毒品中，除英国侵略者占二分之一，其余绝大部分都是美国販运的，甚至美国公使列威廉也不得不供认：“在中国海面最活跃的汽船，都是紐約建造的，挂的都是美国旗”。^②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岡察洛夫在 1853 年 11 月曾經訪問过上海，他根据亲身见闻，以无比愤怒的言辞控訴了英、美侵略者这种灭绝人性的罪行：“所有的一切都是鴉片！为了这个鴉片，中国人交付出自己的茶叶、生絲、金属、药材、染料、汗水、鮮血、精力、智慧，还有整个生命。英国人和美国人冷漠无情地夺走了这一切，把它們变成金錢”。^③

鴉片販子、走私商人的不法行为，受到英、美等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这些国家駐上海的領事，有的索性由鴉片販子或走私商人充当。从事鴉片販运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美商旗昌洋行，其七大股东之一的金能亨，同时就是美国駐上

① 奥溫《英国对华鴉片政策》頁 194—196，英文版。

② 同上书，頁 199。

③ 戈宝权《岡察洛夫和中国》，见《文学評論》1962 年第 4 期頁 105。

海的副領事；法國駐上海的領事愛棠，同時也是法商利名鐘表行的職員。^①至於這些所謂外交人員如何支持他們的“商人”進行犯罪活動，只要看下面這個故事，就可以充分說明了。上海有一家名叫廣隆洋行的英商洋行，當它以走私規模不大，同其他洋行相形之下，自稱受到“損失”兩萬元的時候，老板何格就上書給英國領事阿禮國：“要和任何人一樣地大事走私”。英國領事也明確地答复這個老板說：“這有兩路可走，——實行走私，否則，你就根本不必做生意！”這樣的話，見於英國的正式歷史文件，而且這個歷史文件更是作為國家檔案，保存在英國政府的檔案庫里的。^②

和鴉片販子、走私商人干着同樣罪惡勾當的，是受外國侵略者派遣來上海的所謂“傳教士”。

1844年清朝政府與美國侵略者簽訂的“望廈條約”里，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其中的一條。這說明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初，就利用基督教傳教事業作為進行侵略活動的重要工具，美國帝國主義較之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時期內，更加注重這種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上海成為通商口岸以後，在湧而來的“冒險家”當中，披着宗教外衣的“傳教

① 嚴中平《五口通商時代瘋狂殘害中國人民的英美“領事”和“商人”》，見《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頁189，三聯書店版。

② 《1850年林塞致首相巴麥尊函》，見同上書頁188。

士”就占了很大的比重。他們打着“向中国兄弟宣传福音”的旗号,事实上,除了利用宗教进行精神侵略外,同时还是鴉片販子、投机商人、間諜和凶手。

例如晏瑪太这个美国南浸信会的“传教士”,他在上海設立教堂,开办学校,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散布奴役中国人民的思想毒素;同时,他又公开充当美国駐上海領事館的翻譯官和副領事,“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并在会审公堂审讯案件时,学得一套偵探的本領。他更在上海从事肮脏的間諜勾当,协助外国侵略者及清朝封建势力扼杀上海小刀会起义。此外,这个以“传教士”为幌子的間諜、劊子手,还是上海的大地产占有者。有一次,一对孤苦伶仃的老夫妇向他借了一百块錢购买棺木,而以自己住房的地契作为抵押。当这对老夫妇死后,晏瑪太仅仅再拿出五十块錢来办理丧事,就把这所房屋据为己有。但是一轉手之間,他把这张地契卖给一个英国商人,即获銀一千五百元。^①晏瑪太就以这种欺騙詭詐的手段,在上海霸占了几頃土地。^②这个例子充分暴露了这些“传教士”的猙獰面目。

如同殖民主义强盜对待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一样,在上海,中国人民成为被侮辱与被損害的对象。早在开埠后的第四天,两个无辜的中国儿童就在自己住房的篱笆

① 戴勒《教士晏瑪太传》頁 98、148,英文版。

② 施华德《浸会初期传教士》頁 166,英文版。

后面，被一个英国强盗当作靶子，开枪击伤。^① 英、美、法等外国侵略者，就是这样在上海这个新开的通商口岸上肆无忌惮的践踏中国人民。

为了侵略的必要，西方资产阶级在上海培养了一批买办，由买办担任推销鸦片、货物和收购中国丝茶等货物的工作。买办从上海进出口贸易中得到百分之五左右的佣金，即在当时每年五、六千万两的进出口贸易中，买办可以得到数百万两的佣金，加上他们和钱庄、商店联系起来，还要得到大批收入。因而，上海一百多家外国洋行雇佣的买办，不仅是经济侵略的帮凶，而且也是政治侵略的爪牙。当时著名的买办吴健彰，就是参与外交活动的人物。外国侵略者利用他们勾结封建势力，并且扶植买办成为上海地方行政官吏。

吴健彰，又名吴天垣，广东香山人，本为广州十三洋行中“同顺行”行商，外国记载称之为“爽官”(samqua)。同顺行开设于1832年，与英国怡和洋行前身的马格尼雅克公司有着密切联系，吴健彰的兄弟曾长期充当该公司的买办。^② 鸦片战争后，吴健彰以捐纳在江南为候补道员，并与美国商人合伙，在上海开设美商旗昌洋行。他略通英语，多年以来，就活跃在上海的外国侵略者当中，广泛结交了许多形形色

① 严中平《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英美“领事”和“商人”》，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页197，三联书店版。

② 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页327，英文版。

色的“冒险家”，并深得他們的賞識。^① 1848年，英国侵略者以“青浦事件”^②为借口，逼令两江总督李星沅将苏松太道咸齡免职，吳健彰便继任上海地方政府的最高官員。

前十三洋行行商和当时旗昌洋行股东的大买办商人出任苏松太道，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帝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說明从此以后，英、美、法等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控制了上海的地方政权。吳健彰在苏松太道任内的政治活动，也充分发挥了他的买办本性，成为外国侵略者的一条极其忠实的走狗，以及外国侵略者进一步勾結清朝封建統治階級的桥梁。上海地方政权的买办化，是封建势力和买办階級联合起来在中国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开端。

① 梅朋、弗来台《上海法租界史》頁28—29，法文版；萊特《中国关税沿革史》頁84，三联书店版。

② 1848年3月，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維廉三人，违反外人所能到达之处，以往返行程不超过一日，并不得在外地过夜的规定，到青浦散发传道书，借此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因而遭到粮船水手的毆击。在美、法等国領事的支持下，英国領事阿礼国便說距离上海几十华里的青浦，是在“官定范围”之内，强迫中国政府“惩凶”。这个領事又以停付关税、封鎖一千四百艘即将北上的粮船，并派副領事罗伯逊乘坐兵船到南京，对两江总督李星沅施加压力。清朝政府最后在英国侵略者的恫吓下屈膝投降，枷責了水手十人，其中两名并分別被判处徒刑和流刑，此外，还允許英国侵略者将“租界”扩充至二千八百二十亩，較原有面积增加了两倍多。上述事件一般称之为“青浦事件”。

二 “江南必反于漕”

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朝政府和地主階級迅速加劇了封建剝削的強度。馬克思《中國的和歐洲的革命》一文這樣寫道：“1840年不幸的戰爭後所要付給英國的賠款，巨大的非生產的鴉片消耗，鴉片貿易引起的金銀外溢，外國競爭對本地手工製造業的破壞性的影響，國家行政的腐化狀況——這一切，造成了兩個結果：舊稅更加繁重而難以負擔，舊稅之外又增加了新稅”。^① 因此，從十八世紀下半期以來即日趨尖銳的廣大農民與封建統治階級之間的鬥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隨著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以及清朝政府加劇其封建剝削的強度，而迅速得到高漲。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以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為旗幟，逐漸形成為如火如荼的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

在農民起義大風暴席卷全國的革命歲月里，上海地區是風暴的中心之一。這裡，說明一下這個地區廣大農民所遭到的封建壓迫和封建剝削的特點，對於從另一角度了解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時代背景，探索這次起義的主要原因，是完全必要的。

明、清兩代，江蘇省的蘇州府、松江府和太倉州，是全國

①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頁24，人民出版社版。

田賦，即一般所稱錢糧，負擔最為沉重的地區，甚至封建統治階級也承認這裡的田賦大大超過了一般限度，因而稱之為“浮糧”或“浮賦”。在鴉片戰爭後的新的歷史條件下，蘇、松、太地區的浮賦更迅速增長，與過去對比，比元朝多了三倍；與同屬江蘇省的其他地區如鎮江府對比，多了四、五倍；與其他各省對比，更多到一、二十倍。^①此外，清朝官府還有許多名目繁多、花樣百出的額外勒索。以蘇州府所征收的漕糧為例：根據規定，漕糧本可以用“本色”（米）或“折色”（銀）兩種不同的辦法交納。但是當交納的時候，如系“本色”，則官府可以任意強迫多交或以折扣計算，稱為“浮收”；“浮收”所打的折扣，每石米從五斗四升起，約至六斗止。至於其他名目繁多的額外勒索，還有所謂“淋尖”，斛內的米已經堆得尖尖的，再淋上一大把；“踢斛”，量米時多次用足踢斛，使減少空隙，增加容量；“捉豬”，倉役於額外任意取米數袋入倉，鄉民拒絕時，被誣為其聲如豬；“樣盤米”，任意在額外收米，表面上作為樣品；“貼米”，對米的成色任意加以挑剔，如不賄賂，必補貼米若干。此外，還有許多所謂“私費”，僅“水足費”（運輸費）一項，定例是五十二文錢，到1853年即增加至三、四倍。額外“浮收”，再加上其他花樣百出的各種勒索，必須交納二石五、六斗米才能完正額錢糧一石，

① 光緒《青浦縣志》卷七。

即是說，官府实际征收的錢糧数量超过了规定的一倍以上。^①如系交納“折色”，則必須按照官府所规定的米价，勒令交納超过市价数倍的銀两，称为“勒折”，其压榨的程度与“浮收”完全一样。

属于松江府和太仓州的上海及其附近各县，更存在着特殊的情况。首先，上海和附近某些县分，其錢糧負担，較苏、松、太地区的其他各县尤为繁重。就上海、南汇两县而論，当鴉片战争时，上海官府以“勒折”方式所强加的額外負担，即已从过去每一石米五千文的折价，提高到七千九百九十文，而当时一石米的市场价格不过是三千文。^②战后的南汇县，“浮收”必須交納三石米方能完正額一石；“勒折”，則一石米的折价更达八千九百九十文。^③因此，乔重禧《夷难日記》中曾經說：“苏、松漕賦之重无过上海”。^④黄报廷《南沙雜識》也說：“南邑漕价通郡为冠”。可以看出，上海一县的錢糧負担与苏州、松江两府的其他县分对比起来，是最为沉重的，南汇一县也是松江府所属各县中錢糧負担占据首位的县分。其次，上海和附近某些县分，以地处海滨，土壤中含有大量鹹质，因而以种植抗鹹能力最强的棉花为主，稻

① 馮桂芬《显志堂稿》卷五《与許撫部书》。

②④ 乔重禧《夷难日記》，见《鴉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頁316，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③ 倪绳中《南汇竹枝詞》。